

京韻新粹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
北京市戲曲改革編創劇本

北京戲曲藝術職業學院
北京市藝術研究所 編 中華書局

北京戲曲藝術職業學院
北京市藝術研究所

編

京韻新粹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
北京市戲曲改革編創劇本

2

中華書局

英 杰 烈

評
劇

王 北京市戲曲編導委員會
京 市 評劇一團
雁 董 整理
執筆



754

評 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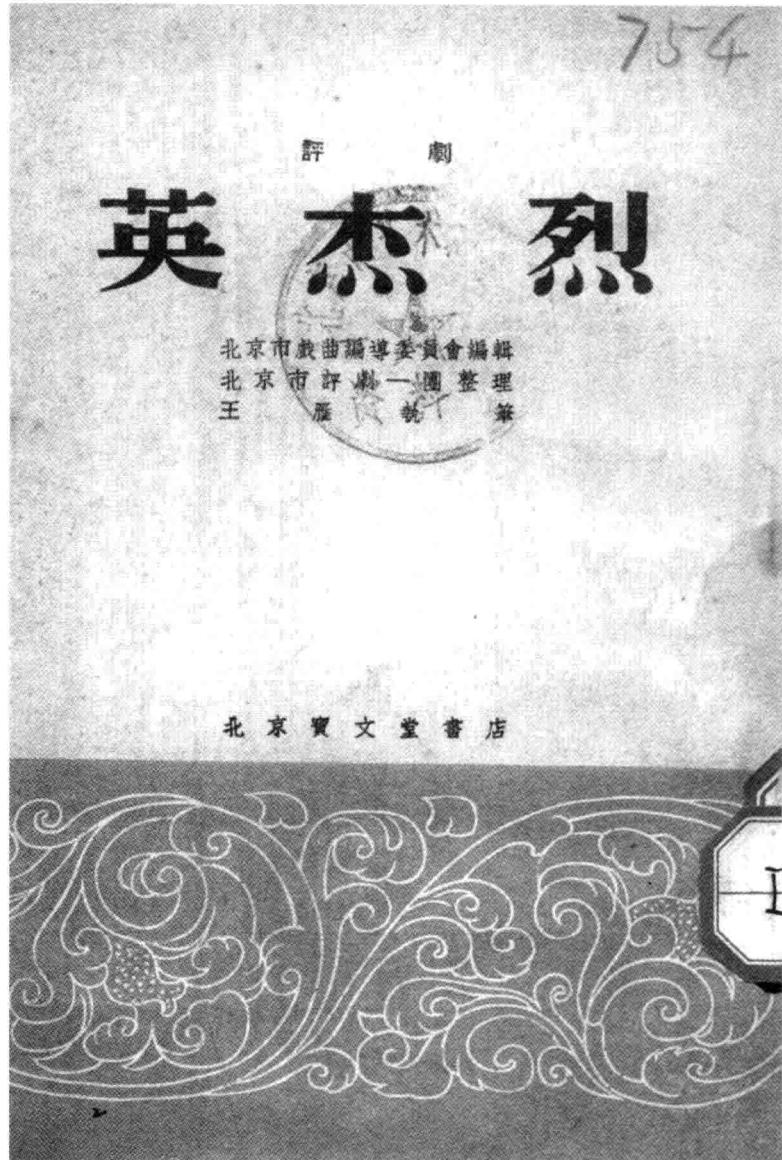
英 杰 烈

北京市戲曲編導委員會編輯
北京市評劇一團整理
王 麗 執 筆

北京寶文堂書店

英杰烈

三



714.5-166.

714.5-1077

0892

I 236-22
I 865

英杰烈

評劇

英 杰 烈

北京市戲曲編導委員會編輯

北京市評劇一團整理

王 鹰 執 筆

麻 杰 珍

新編京韻歌詞
卷之二

皇 殿 錄

人物

石文 (简称文)

四青袍 (简称袍)

陳秀英 (简称英)

匡母 (简称母)

匡忠 (简称忠)

石蟠龍 (简称石)

四龍套 (简称套)

馬牌官 (简称旗)

中軍 (简称中)

轎夫 (简称轎)

四車夫 (简称車)

老院子 (简称院)

匡銀龍 (简称匡)

王富剛
（簡稱剛）
報子
（簡稱報）
王大人
（簡稱大）
小妹
（簡稱妹）
二青袍
（簡稱袍甲、袍乙）
關小姐
（簡稱小）
四噓兵
（簡稱白）
火牌
（簡稱白）

第一場

人物

石文

四青袍

文：（上白）爸爸在朝作大官，

兒子胆大可包天。

（詩）自幼生來浪蕩，

懶讀詩書文章。

常逛秦樓楚館，

最愛美貌姑娘。

我，石文。我爸爸石緒龍，乃是這太原省城的總鎮。是我有財有勢，就喜愛美貌的姑娘。此地的秦樓楚館我都逛膩了。心裏十分煩悶，不免把小子們喚將出來，想個

開心取樂的地方。小子們哪！（四青袍上）

袍：（白）參見大爺！

文：（白）罷了，大爺我在家呆的悶悶不樂，想找個開心取樂的地方，你們說往那兒去呀？

袍：（白）大爺咱們喝茶去吧！

文：（白）喝茶？咱們家裏有的是好茶葉，幹麼到外邊去喝呀？

袍：（白）大爺您不知道，咱們這兒西門外，有個茶館，名叫豪傑居，裏面有個賣茶的小娘兒，長的甭提多好看了。咱到那兒不是爲了喝茶，爲的是開眼。

文：（白）喚！那咱們到那兒開眼去。走！

袍：（白）大爺，您往那兒走哇？

文：（白）大爺出門，不打大門走，還打那兒走哇？

袍：（白）那要是叫老爺知道，怎麼辦？

文：（白）那咱們打後門走。

袍：（白）後門不行。要叫夫人知道，又說我們帶你瞎跑啦。

文：（白）那怎麼辦哪？

袍：（白）我還有主意，咱們鑽狗洞。

文：（白）怎麼着？遇大爺我鑽狗洞？

抱：（白）您要不鑽狗洞，您就甭想開眼。

文：（白）得！大爺爲了開眼，就鑽一回狗洞。走！

抱：（白）走！（鑽介）

第二場

人物

陳秀英

陳母

石文

四青抱

英：（上白）不幸爹爹亡故早，

撇下母女受煎熬。

奴，陳秀英。爹爹陳豪不幸早年下世，撇下我母女二人，就在這西門以外，開了一座小小的茶館。名叫豪傑居。買賣倒也興隆。我看我媽這兩天茶也不思，飯也懶喫，不知爲了什麼？不免將她老人家請出來，解勸解勸。孩兒有請媽！

母：（上白）兒父下世無親人，

母女賣茶度光陰。

英：（白）媽！

母：（白）唉！坐下吧孩子！把媽我請出來，有什麼事嗎？

英：（白）媽呀！我看您這兩天茶也不思，飯也懶喫，你是有病了吧？

母：（白）唉，孩子！自從你爹下世，撇下咱們娘兒倆。就在這太原省城，西門以外，開了這們一個小小的茶館。想你呀，也不小啦，跟着我在這茶館裏頭，整天價這麼忙前忙後的，叫媽媽我看着，怎麼不難受哇？

英：（唱）娘何必爲女兒終日煩惱，

女兒我理應當幫助操勞。

都只爲我爹爹下世太早，

撇下了母女們受此煎熬。（哭）

母：（白）孩子，你勸我，怎麼自己倒哭起來啦？別哭啦。咱們還是打起精神來，做咱們的買

賣吧！」

英：（白）對！還是做買賣吧。

母：（白）我到後面看看去，你在前面收拾收拾吧。（下）

英：（白）噯！

英：（白）待我攏掃起來。（介）有請媽媽！

母：（上白）都收拾完了嗎？

英：（白）媽！你看我收拾的乾淨嗎？

母：（白）收拾挺乾淨，媽把後面火也通開啦，就等喝茶的來啦。

英：（白）媽呀！買賣人要說買賣話。

母：（白）對！買賣人要說買賣話。誰先說？

英：（白）我先說。

母：（白）好，你先說吧。

英：（白）買賣興隆通四海，

母：（白）財源茂盛達三江。

英：（白）好一個財源茂盛達三江！（下）

母：（白）這孩子都十六七喎，還這麼孩理孩氣的。唉，有了合適的給她找個婆家，也算了我的

的心事啦。

(四青袍、石文上)

文：(白) 走哇！

袍：(白) 別走啦，到了。

文：(白) 到那兒啦？

袍：(白) 到開眼的地方啦。

文：(白) 到了開眼的地方啦？好，待大爺我開開眼。唷！你們這那是叫大爺我開眼哪，簡直

是叫大爺我害眼來啦！

袍：(白) 大爺！這是幌子，好的在裏邊哪。

文：(白) 好的在裏邊哪！走，進茶館。

袍：(白) 茶婆子！茶婆子！

母：(白) 別嚷嚷，幹什麼呀？

文：(白) 大爺我要喝茶。

母：(白) 要幾個壺，幾個碗呀？

文：(白) 一個壺一個碗。

母：(白) 你們來這麼些人，怎麼就要一個壺一個碗呀？

文：（白）你不知道，大爺我是喝茶的，他們都是看茶的。

母：（白）有喝茶的，還有看茶的，等着吧。丫頭！沏茶來！

英：（內白）來了。（送茶介）媽！他們是幹什麼的呀？

母：（白）人家是喝茶的呀。

英：（白）他們怎麼擠鼻弄眼的？

母：（白）這些人看樣子不是好東西，咱們多留點神。下去吧。（英下）

文：（白）叫茶婆子！

袍：（白）茶婆子！茶婆子！

母：（白）幹什麼呀？

文：（白）這是什麼壺，什麼碗呀？欺負大爺我沒喝過茶呀？再者說，水也不開，葉子也不落，大爺我喝了要病了，你們招待的起嗎？

母：（白）你別生氣。今天我們剛開門。茶是我們小妞兒沏的，她小孩子家，忙手慌腳的，許

拿錯了開水壺啦。我給您換換去。

文：（白）慢着。這茶是誰沏的？

母：（白）我們小妞兒沏的呀！

文：（白）別忙。小妞兒沏的，我再管管。別屈枉了人家小妞兒，嘿，好茶，好茶，還是真